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

太平天国

(五)

中國史學會主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太平天国

上卷

下卷

太平天国

太平天国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

太平天国

(五)

編 者

王重民	王會庵	田餘慶	向達	朱偰	侯
金毓黻	胡小石	張秀民	陳山	賀昌黎	
榮孟源	鄧之誠	鄭天挺	鄭鶴聲	劉桂五	
劉鈞仁	謝興堯	羅常培	羅爾綱	關吉豐	

以筆划為次

中國史學會主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五冊目錄

第 五 冊 目 錄

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(三)

鳳鶴實錄	胡潛甫	一
鳳鶴小草	胡潛甫	三
蒙難述鈔	周邦福	四
遭亂紀略	解 淚	八
從軍紀事	卞乃醜	九
揚州禦寇錄	倪在田	九
六合紀事	周長森	九
癸丑中州罹兵紀略	陳善鈞	七
粵匪陷臨清紀略	馬振文	七
金壇見聞記	強汝詢	九
金壇圍城紀事詩	于桓	三五

東南紀略	佚名	三七
紀（無錫）縣城失守克復本末	施建烈·劉繼曾	三九
蘇臺麋鹿記	潘鍾瑞	二九
刱餘雜識	李光鶴	三〇
吳清卿太史日記	吳大澂	三一
海虞賊亂志	顧汝鉉	三二
常熟記變始末	譚噓雲	三七
守虞日記	譚噓雲	四〇
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	徐日襄	四一

鳳
鶴
寶
錄

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（三）

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

鳳鶴實錄

桐城虎口生胡潛甫著

咸豐二年秋八月，巡撫蔣文慶頒示各邑編練鄉團。

楚北戒嚴，巡撫蔣文慶札行各縣修整城垣，編查保甲，每家出一人具器械，練爲團勇。

十月朔日，城設平安局，以備不虞。

初聞賊之竄楚也，馬樹章、馬星曙采買鋼鐵，延甘紹盤監造鎗炮於西郊太霞宮，城人非之，譏其遠慮。至是巨室奮起，倡捐錢五千串有奇，北鄉王善懷假銀一千兩，時訓導來蒞任，因設局於學署中，稟請前直隸布政司光聰諧、前工部都水司馬瑞辰主持局務，馬樹章、光聰誠、馬星曙、吳孫謹副之，首議守城，籌資募勇，凡納糧米六擔者，養勇一名，每日給勇飯食七十文，局給勇工五十文。乃選五百人，舉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管帶，覓偵探，造火藥，製旗幟、刀矛，聘教師，於明倫堂分隊練習，六城派保董逐日稽查，每城養守勇二十人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楚北陷，衆議沸騰，論移家者多論守城者少，臘月，養勇者悉避入山中，賴局多方支擇，勇未渙散。

三年癸丑正月十八日，狼山鎮總兵王鵬飛棄安慶奔桐，二月署巡撫周天爵奉旨置王鵬飛於法。

狼山總兵王鵬飛統山東諸軍守安慶，十七日南風大作，日色無光，楚賊飛舟順流而下，聚於皖城南岸，守兵萬餘人驟潰，城旋陷。鵬飛於四鼓單騎奔桐城，參將嵩瑞從之，潰軍沿途剽掠，次午至桐，紛紛集東郭外，

旋入城，聚局索米，又稱假餉，啓縣庫搜銀，勢甚洶洶。數百年民不知兵，一時驚恐閉市旅。縣令宋恪符駐棕未返，縣丞陳建章、典史王廷基莫知所措。馬三俊趨謁鵬飛，白及叢立，乃慷慨謂曰：『安慶之失，非賊悍強，將軍身擁重兵，不戰自潰，今進未能恢復，退未可能保全，又縱兵恣擾地方，竊爲將軍不利。桐乃皖北鎖鑰，昔稱堅城，不若招撫潰軍，據而固守。我輩毀家抒難，誼所難辭，倘桐可無虞，益壯舒廬之氣，由是進圖安慶，何難以功掩罪乎？』鵬飛然其言，召諸弁馳馬環禁，卽上書制府，固請留桐，遂延鵬飛嵩瑞於東嶽廟中，局籌給米百擔。張勳言：『明季遭流寇之變，城幾陷於守兵，今蹈其轍而不知，更引狼子爲心腹，倘外患未熾，內患先萌，非桐人之福也。』胡大新言：『今日情形與明季流寇不同，今安慶已陷，唇亡齒寒，距百里之遙，恐莫保朝夕，能守禦則賊不敢乘危，能招撫則民不至受害，有此二者，實目前之善策也。』於是同事奮爭，不能立決。十九日，轟傳賊將至，潰軍俱潛逃，舉城倉皇，齊自宜民門出避，棄物失屨，擁塞呼號，城如懸磬，日暮稍定。光聰諳馬瑞辰乘輿環慰，遇人卽告曰：『今日之警，實誤傳也。』後探賊已下金陵，人心益恐，而距城六七里外，土匪蜂起，伏路害人，牛浦潭僞賊刦客船，天寧莊乘亂搶典鋪，向局訴者接踵而來。二十二日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率勇三十隊，偕把總劉桐恭詣關帝座具疏，其略曰：『生逢離亂，世受國恩，戮力同心，共抒義憤，城在與在，城亡與亡，有如此盟，神明默鑒。』祭畢歃血，相對下淚，觀者莫不吁嗟。西典王宗文立助餉一千串，由是巡緝益密，殺土匪數人，遠近漸安。局有起色，署巡撫周天爵駐宿州，遣都閫劉聯陞阻潰軍於舒城之南，焚凡載輜重者悉殺之。二月初八日，命卽墨營參將劉玉豹、舒令鍾福疇臨桐，奉旨戮王鵬飛於縣倉之前。後山左潰兵隨張熙宇守集賢關，過桐莫不赴鵬飛殯所泣奠。

二月，楚勇三千人赴揚州，逗留三日去。

副都統勝保，直隸提督程綬（一本作程清綬）守揚州，調楚勇三千人前往。二月十六日自西道至桐，勇多裹巾服紅，羣疑賊僞充，驚怖不定，局引寓古寺，不可盤踞東南店中，管帶者先行，勇詐稱缺餉，有以白从，有以號衣，向禮和典質錢，愈聚愈衆，典懼赴局求救，撥勇士十隊護之，幾起衝突。局勇與楚勇力敵，典恐釀成巨禍，厚賄勇目，至夜方安。次日運載軍裝，遍拉鄉夫及車輛，贖者則釋去，甚至此勇釋而他勇復繫之，或執市人挾令代覓，臨行直取貨物。端（？）委宮國勳署桐檄前令成福幫辦團練，署勇歸馬三俊。宮國勳多病，簡出幕賓之點者，乃藉養勇事派捐，全市受擾，已捐得二千餘串，幸得成福爲言，始免。

太湖戒警，馬三俊督勇三十隊，會西十四保練士，鎮守小河沿。探賊千餘人，由黃梅入太湖境，焚掠馬三俊，以太湖距桐二百里，宜出境往鎮之，使賊聞風，不敢窺伺。乃與張勳選勇三百人，會西鄉十四保團勇，至小河沿扎隊，潛人連絡會練，饋豕犒師，兩邑訂盟，同心殺賊。五月十六日，探賊回楚，振旅而還。此一役也，勇負乾糧，各保絕無供應，且壯桐半壁聲勢，西土咸感道焉。

六月十五日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、文聚奎、戴鈞衡會練於峽石間，以鎮北匪。

舒廬之匪入桐境，嘗刦居民，馬三俊等率勇偕文聚奎等集北鄉四十保之練勇，會於北峽關，炮震鼓鳴，旌密布，號稱十萬，自此鼠雀遠颺。

八月，兵部侍郎呂賢基蒞桐，視察練勇，分別獎勵。

呂賢基旌德人，奉旨回籍督辦全皖團練，二十日蒞桐，館於北門試院，調鄉團赴轅操驗，酌賞功牌，以城勇

爲數甚微，諭各鄉必聽調遣。於是公議增勇，籌費於殷實之家，定以千租捐錢百串，邑有抗衡者，陰囑二三耆老阻之，凡前養勇諸人遂效尤觀望。時前令成福幫辦邑事，奮激登門，邑人約詣呂侍郎轅，連店主不敢與爭。

大學士琦善將陝馬步兵七千人援揚州，自潛達桐，設幕於東南沙灘。

琦善軍令森嚴，二十七日暮達桐境，設行營於東南郊曠地，馬兵駐東郊沙灘，不令一兵需索，但派局給草給薪。局恐人數浩繁，移東南鋪戶出城合辦，倣營斗付米，備巨錢易銀，知陝人食麵者多，饅餅盈市，凡物集一方交易，定價賤於平時。又饋琦善土儀，弗受，夜謁見，禮貌甚優，且婉謝曰：『自過境以來，莫如貴局辦理之善。』

四月，巡撫李嘉端調漢中鎮總兵恆興、投効千總宋毅，會同前臬司張熙宇，守安慶集賢關。

巡撫李嘉端駐廬州，孝廉方正馬三俊上書言：『安慶無重兵，恐賊窺伺。桐爲皖北門戶，宜嚴守以固舒廬。』乃調恆興陝兵一百二十人，宋毅六勇五百人，會張熙宇守集賢關。初九日，留桐一夕，六勇效楚勇故智，入典質號衣，局稟恆興，斥宋毅懲禁，乃罷。

五月二日，金陵賊竄江西，泊皖城，集賢關戍師退桐境。

國資料三
平太天

張熙宇守安慶，以城大兵單，退駐集關。賊首西王蕭朝貴，由金陵犯江西，路過安慶，泊舟迎江寺塔下，熙宇畏避，守兵退集天林莊。時縣令宋恪符乞病，縣丞陳建章代庖，知府牛鎮委貴州人劉兆彭攝邑事，聞此訊，卽攜轎，重帶勇匿山中。未一月，李嘉名稟訴，旋奉呂侍郎批示，有『世受國恩，毀家抒難，擁財慳吝，喪盡天

良」等詞，陳光黼張焯頤出勸捐，累月未定。
九月囚犯九人越獄出逃，局勇緝獲之。

西鄉獲搶犯九人，繫獄已久，九月初五日三鼓，囚踰牆出，伏東錢鋪屋角，將刦資而逃。巡囉者聞鎖練聲，鳴金喊告，四鄰畢集，因以瓦片傷人，遂超屋奪路登北城，投石如雨，勇至以火鎗擊之，即繞城梁入東城，勇圍搜盡獲。縣令宮國勳以案未定，不能盡戮無辜，局人面稟呂侍郎，隨令巡捕監城守把總提殺九人於東郭，賊首僞翼王石達開踞安慶攻集關，張熙宇恆興力禦敗績，署副將庚□死之，官兵陣亡者六百餘人。

九月十四日，安慶賊攻集賢關，前二日，宋毅帶勇回六州，張熙宇恆興率山東兵千人、陝兵百人、廣勇五百人守關中，庚□率撫標左右營千人禦十里鋪，持戰一日，賊超嶺至關後放火，官兵奪關護張熙宇恆興出，副將庚□死之，有坐馬咆哮登峯頂，賊四促之，不敢近，馬自撞石死。計陣亡兵勇六百餘人。張熙宇恆興欲守練潭，聞賊出關，乃夜奔城下，山東兵解散，陝兵僅五十餘人，撫標及廣勇約千三百人，附居鄉村，日索酒食。馬三俊知張熙宇不足恃，意在增勇並乞援師，延邑人赴關帝廟中痛哭與約，或能募勇，或願守城，各書名具疏，生死弗惜，但書名者無幾，籌費無着。張勳歃血神前，方持鷄於手，鷄已死去，有二烏棲殿樹，忽哀鳴向北而飛，羣料事不可爲，其機已兆。又太霞宮神像，夜墜成灰，每夜四郊鬼號隨起隨沒，舉城惶惶，達旦不寐，咸以城內將爲棘壤，逐日播遷。

十月，安慶賊竄桐，焚練潭，張熙宇擁兵避魯谼山，投効勇目徐俊義帶北勇爲前隊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帶練勇爲後隊，禦賊南河，北勇潰，練勇敗，練城陷，胡大新、張勳退守北峽關，馳赴呂賢基行營乞救。

十二日，賊焚練潭，掠典鋪衣物輜重，盡搬入安慶城中，參將松安戍練潭，不知下落。十二日賊至，盤踞鎮中，署安慶府牛鎮寓城大甯寺。十三日有僕自西來，聞警密告，牛弗聽，囑勿吐，恐驚人心。署令王大經於初八日攝邑事，十四日已刻詣局點勇名，突有探錢益萬飛報，賊及天林莊時張熙宇駐心菴，張勳馳告賊至，乞發官兵堵禦，留練勇守城，熙宇佯爲探不真，隨擁兵奔入魯谼。前呂賢基命投効徐俊義募北勇八百人常川居桐，以爲接應，當聞警，整隊會馬三俊，禦於南河，探賊聚蔣家山，施放鎗炮藥熾，勇棄械東奔，練勇力單，初見賊百人方接戰，及大股雲集，黃旗蔽天，敗績，城旋陷。馬星曜在局遇賊，死之。廩生吳光，衣冠登明倫堂，賊怒殺之。先是婦女出避，前數日多接伴歸，迨賊入門，或自經，或投井，或被逼不從遇害。四鼓，賊喊令催人盡出宣民門，有貪城內重資密匿幽室而不去者。十五日微明，賊開刀殘殺，比戶搜洗，先則逢人卽及，後改牽至城頭劈死，由堞間推落，有乘其揮刀就勢自墜，賴積屍遮掩得獲生全者。日午封刀，三里外幸免，城中全家遭難或全家自盡者居多。前冕甯知縣張元偉，年七十，不屈，厲聲罵賊，爲賊劈腦死。前湖北巡檢馬先甲，端坐室中，引頸受刃，孝廉方正馬肇元，吳髮欹床以履擊賊，被刺死；又吳調鋪方飲酒，怒毆賊，奪刃自刎；里巷之屍，悉搬棄諸野，縉紳之族，潛覓屍葬之。李隆，北鄉人，爲義舉代置木棺，三日收埋畢，計老少婦孺死者三千五百餘人。初，賊首傳殺呂妖，乃呂侍郎之謂，羣賊誤會，所以婦女遭難者多，斯二百年之大刲也。唐家灣距城五十餘里，依山傍河，縉紳之家多避亂於此，賊訪馬三俊踪跡，未得其詳。有姦民忌城人，願作嚮導，且謂金銀玉帛悉聽取攜。二十二日暮，引賊入山，山中久播賊信，囑守者有警鳴金，當三鼓月色微明，遙見賊渡河甚密，卽鳴金呐喊，居民疾起四奔，數里許有嶺最高，識徑者俱疾往，幸避亂婦女服衣假寐，得

從土人眷屬逃出。有唐啞子，急不能言，沿門撞扣，突遇賊，手足失措，立殞於途。俄頃，賊發噓聲，呼索妖頭馬三俊，三俊父瑞辰年八十，前工部都水司也。時假居唐氏祠，臥起，攜杖從容登堂，其六孫登瀛泣催速避，賊入，直刺登瀛死，辰以杖護擊不休，賊怒繫辰，行未半罵愈厲，賊曰：「此老妖利害！」遂刺死於山坡，賊乃焚唐氏祠，火光耀如白晝。登瀛婦一女，及其二兄嫂二女、四兄一女、五兄一子，俱被焚死，其長兄之女抱嬰兒，亦遭火傷，其男婦子女僕婢遭焚殺者二十有一人。賊搜其家，絕無資財錙重，乃擄三俊子並其二兄兩子，皆幼童也。有馬樹華者，前汝寧通判也，賊又執之，樹華素勁直不屈，賊回及殺之，其幼女抱父尸慟哭，賊吁嗟而去。諸生吳庭芬、葉杰同遇難。次日，賊回城，縛奸民剖其腹，且曰：「此害馬氏之賞！」後三俊上書福濟起義霍山，及三俊陣亡，福濟專奏蒙邀襲典，三代四人俱建祠，三俊又建祠於舒，仰見皇朝優恤忠烈之至意。

二十八日城賊攻北峽關，戶部主事朱錫麒力戰死之。

恆興攜兵數十人入龍眠，適賊出搜山，即逾舒嶺奔廬郡，胡大新收勇集練，守北峽關。張勳赴呂賢基行營哭訴，張熙宇臨敵逃避，賢基乃調朱錫麒督淮北勇一千人堵勦，又召舒練首孟雲霞率義勇一千人，又遣張勳持令截止張熙宇一軍。二十八日城賊攻關，朱錫麒孟雲霞禦於白沙嶺，張熙宇軍接應胡大新守關口，以防賊襲。我軍據嶺上，以排鎗擊賊，賊伏嶺下，隔半里相持。孟雲霞分軍欲由嶺左超賊後，廣勇乍瞞，逢春借徑潛行，遂以旗轉招，大呼速退，前軍驚駭，疑賊自後來攻，望廣勇大旗向關奪路，錫麒阻弗止，賊蜂湧上嶺追之，敗績，錫麒馬不進，力戰死於田間。錫麒字臥雲，旌德人，素知韜略，隨呂賢基回皖督辦廬郡鄉

團，士人憐其忠，殮埋於關後，起節愍公墓右。張勳、胡大新馳報呂賢基於舒邑，聞巡撫江忠源駐六，卽命偕往乞師。張熙宇自吞金亡，旋奉正法之旨。後恆興亦正法於六州。

十一月初二日，兵部侍郎呂賢基、主事徐啓山殉難於舒館止水池。

十一月初二日，賊攻舒，破之。初，呂賢基有同年主事徐啓山，六州人，乞養歸有年，今隨轅幫辦團練。桐陷，呂賢基命徐行，徐曰：『負國之恩不忠，棄友於難不誼。公如死節，我忍獨生？』居舒館內有止水池，先一日同以竿量池水，測其淺深，及賊來，俱赴池沒，有絕命詞二首。

咸豐四年甲寅冬十月，都察院御史袁甲三調卽墨營參將劉玉豹、孝廉臧紓、青忠壯營勦桐。十一月十七日，賊援至，戰於南郭，敗績，臧紓、青忠戰死。諸生張勳、儒士吳文謨同時殉難，兵勇陣亡者三百餘人。

是年四月，舒上舍鍾繼昌起義勦舒，圍城下，賊首羅大剛破其師，奸民執繼昌送賊中，遭極刑死。六月，桐孝廉方正馬三俊起義霍山，統勇抵舒金梵寺，乏食，舒賊夜襲之，三俊陣亡，勇多遇害。九月，廬孝廉方正吳廷驥起義，克廬邑，未一月糧盡，賊復陷之，廷驥殉難城中。時袁甲三鎮臨淮，軍聲遠播，前南陽知府葉法懷邑人，相約徐宗亮、胡大新、方正抵臨淮乞師，同謁袁甲三，痛哭長跪以請。胡大新復至上書曰：『皖北連疆虎狼蔽道，新等食茅踐土，二百餘年，而草野孤忠，不堪報國。方今賊勢窮蹙，機有可乘，李方伯復武昌，向軍門圍白下，廬有福中丞之勁旅，舒有秦大帥之重兵。苟有一旅之師，直搗桐穴，賊少接應，唾手功成。待廬舒盪平，直取安慶，則潛太諸賊必聞風遠颺，楚皖若定，金陵賊必爲釜魚矣。明公久有安天下之心，無分畛域，相時調度，新等願効力軍前。』甲三允之。乃調孝廉臧紓率忠壯營一千三百人，參將劉玉豹率卽墨營兵

五百人勦桐，攻安慶，棄法胡大新嚮導，刺史李安中督糧。十月二十二日抵六州，二十九日駐舒南，獎大雪，莫能進。曹向榮親臨犒帥，意留紂青攻舒，舒克然後共勦桐。張勳與定三不相得，力阻紂青。十一月初二日，奪北峽關，殺僞啓天燕李文定，生擒賊十三人。紂青入關中，耆老叩於馬首，壺漿載道，爭供芻糧。是夜星斗無光，怪風大作，懸崖墜，大木傾，次早河塘水沸有聲，湧起漫地。初五日，長驅圍城，劉玉豹攻東門，喊。紂青攻南門，賊僅千餘人，負固不出，兵勇皆未築壘，居附城一帶民房。李安中請乘北山破城，紂青不可。紂青惟懸旗城下，招賊投誠。時隨營者鄭福照、張勳、徐宗亮、方正文、漢光、戴鈞衡，欲攻城，皆慮兵單，議募東鄉練士，固請，紂青弗許。初九，西賊踞陶冲驛，紂青夜襲之，一鼓殆盡。十二日，廬邑賊繞道至天林莊，紂青分隊往追，賊遁，勇獲輜重，已有歸思。十七日，賊首楊國宗擁賊數萬，自安慶抵新安渡，直逼城隅，半出西路三里街，半伏南路油口巷，紂青至南河，不見一賊，轉入石河路間，賊四起夾攻，迫不識徑，飛子中紂青馬腹，不能行，引四十餘人避入竹林，距青蓮菴數武，下馬曰：『事不濟矣。』解紅風巾及佩劍付僕遺其子，見物如見父也，勇力請負出，紂青奪劍自殉，卽去衣冠，覆土墳掩蓋，隨渡河走南岸，互殺至東路，未折一人。城賊啓宜民門，欲襲營，後適孫蘭卿帶龍旺練勇直下北山，張同泳都珍率東郭練勇會堵，賊遙望知有備，疾退入城。劉玉豹馳救受傷，李安中隨十數騎回六張勳聞紂青被困，偕吳文謨督勇往援，行至文菴，勇散，勳獨往，胡啓周從之，賊隔塘拋藥包，勳仆，啓周急護之，被殺於道旁，誤繞田間，亦爲賊逐殺。黃文讓、石河人得紂青屍於青蓮菴下石澗，蓋賊已移出竹林，密送山中，衆購棺厚殮，由舒中梅河達六迎殯臯陶祠，一軍盡哀，觀者莫不下淚。紂青生有下血疾，私衣後隔片紬，其僕識之，卽令撫棺返。張勳面目燬變手掩私，仰死沙灘，常服灰紬皮。